

HuZhanfen

皖南来电



胡展奋
专栏作家
Columnist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每次喝得微醺时都要朦胧地想起当年救过我的恩人。皖南深山的一个独家村的农民。那次和凌喜、海斌、玉山诸君重返皖南，路上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皖南旧事。那时在小三线的生活其实贫困寂寞。什么青春，什么理想，且喝酒吧，量大为王。那天我建议携酒到海拔1100米的“百尖山”去纵酒，大家也就一哄而上，到得山顶已是中午，就地解散，开怀畅饮，谈些古今不平事，不觉红日西沉，也不知何时只剩我和玉山两人了，眼见暮霭四合，却醉得哪里还走得动！我们心里还清楚，只好挣扎着往下走。林暗草惊风，已完全不辨来时之路了，醉眼朦胧，开始在林子里蹒跚，后来酒突然涌了上来，根本就是往下滚，衣裤鞋袜，落花流水，耳边只听呼呼风声，滚到一个缓坡，再也不动了，躺着想《桃花源记》。想瞿秋白临刑时说，中国豆腐世界第一。

醒来已是一户烛光摇曳的农家，主人邓元发告诉我们，刚才砍柴回来，见我们躺着鼻息如雷。开始没介意，已经走过去了，忽然觉得不对：这么晚了还躺着，绝对喂野兽。大山里野物多得不计其数，豹子、豺狼，最可恶的是野狗，它们见状无不蜂拥而上，让你死得要多难看就多难看。于是，元发分两次，把我们一个一个地背回家。我们开始剧吐。一条名叫“花子”的花狗大叫起来。有人为我们漱洗。邓元发是一个筋肉暴绽的小伙子，醉眼中觉得他的脸很阔，铜锣一样。父母很善良，兄弟姐妹很多……几十年不见了，桃源邓郎今安否。于是大家说，去看看他。车子大吼着爬过险峻的“二十四弯”，邓元发的家就到了，我们大吃一惊，竟然和多年前一模一样！

竹海围绕的幽谷中，还是他家一个独家村。狗，狂吠着，已不是当年的“花子”了。我们激动地

叫着邓元发的名字，但元发不在，他父母闻声从柳荫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我们说着当年救护往事，两老人突然记了起来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元发在外打工。兄弟姐妹五个不知何故都拼命生孩子，居然人均三个，糟的是土地薄瘠，人多地少，只要看栏里的猪瘦得像羊，就知道他家境不好。

我们掏钱。再掏钱。通常这种时刻，好听的话总是多余的。

回上海的心情多了一份沉重，但是隔天的心情更沉重了。清晨邓元发来了电话，电话旁人声很嘈杂，元发说，我现在困难，请你帮我17岁的儿子在上海找碗饭……话没说完，话筒被抢走了，一个女人大叫着：我是元发的姐姐！喂，小胡你还记得当初我为你擦口水吧！……我的儿子18岁了，也没饭碗……

她的话仍然没说完，话筒被最小的妹妹抢走了，只来得及尖叫一声……胡，我想自己来上海找……“咯的”，似乎是电话线被生生扯断了。当晚，邓元发的老父亲来了电话，首先对上午的混乱表示歉意，然后呐呐地说，其实五个孩子里，小儿子最困难，也是他最疼的……我捧着电话机，想着中国豆腐世界第一。也想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。这么一大把恩人，小学都没毕业，且不说暂住证、务工证、住宿问题……就算我安置一个，其他人怎么摆平？

我最多答应他的“小儿子”做个保安。其他的只能装傻。而且从此特别关注座机的“来电显示”，往往瞥一眼就掉头，听任皖南来电一遍遍绝望地叫着。我知道我这样寡情装傻有负良心，但问题是，以我之微末，能有多少涌泉报答那“邓郎旱田”呢？

来自皖南的电话还一遍遍地响着。■

以我之微末，能有多少涌泉报答那“邓郎旱田”呢？